

贰零零陆年玖月贰拾陆日讲座

杰瑞·翟纽克教授

中央美术学院

中国，北京

色彩是通往心灵的最近之路

我情愿画画而不是谈论绘画。但是许多年来，我却经常发现自己用语言来解释很多视觉的东西。

一开始，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我被很多我并不理解的艺术所吸引，特别是塞尚和蒙德里安。然后，慢慢的，在一遍又一遍的审视他们的作品后，我懂得了他们。这个过程，由一开始的被吸引，到而后尝试去理解这神秘的吸引力，及最后理解了这些作品根本结构，带给我一种充斥我灵魂的美学满足感。

这个解析的过程从来都没停止过，并且是我创作过程中的首要因素。当年我做学生的时候，我先学的是自然主义也就是写实主义，两年后我把注意力移到了抽象。为什么？我不知道，我只是对色彩很着迷，但是我又对它一无所知。我不是生下来就是一个色彩主义者。我只是模仿了那些我所喜爱的艺术。这些模仿引导着我学习了颜色的基本规则，而后允许我用色彩作为我创作视觉图像的首要结构因素。

当我画画的时候我并不思考。我是完全凭直觉的。只有在我画完并且是我被自己所创造出来的新东西惊讶到的时候，我才会去思考。我认为绘画是一种隐喻，那我自己来说，我既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物理实体，同时也是一个有思想的精神魂灵，他们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一幅画首先是一个实体，然后才是一个图像。这幅画的物理性（实体性）对它所呈现的最终图像是至关重要的。它们同时又互相关联的。

一幅画是在真实时间创造出来的静态图像。当我们看一幅画的时候，我们一眼就能看到所有东西，这两段时间长度不同时很有意思值得深思的，但是只有时间会让我们慢慢理解我们所看到的。我们首先看到是画的表面然后才是它所呈现的图像。但是由于我们所受过的教育，我们不再看画的表面，而是直接跨到图像。

抽象画要求观者去看画的表面，从而给了他们发现新图像的自由。我们作为观者会体验到一种转变。在这转变中我们主观的选择穿过画的表面去得到图像。通过笔触和颜色的组构，我们为画表面上的材料性和它在观者脑中所构成的图像找到了一座连接之桥。如果色彩的组构与自然中的根本法则相互和谐了，最终的图像就会有一种空间感。而也正是这些赋予了一幅画被称之为艺术而不是装饰的本质特性。

这些最根本的形式主义绘画观点在这个时代显得更加必要。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绘画变得自我解析，那是因为绘画的作为艺术的地位在改变，就好像艺术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改变一样。艺术变得更加时尚化，更加唾手可得。绘画常常太有叙事性了，一个人并不需要学习怎么去欣赏一幅画或是其他艺术品。每一个人都是艺术平等的评判家。再也没有了共同的一套评判艺术好坏的标准，取而代之的是多种多样的姿态和立场。

抽象绘画或是非具象图像许诺的是纯粹视觉因素的表现。它是自由的，但决不是不要求结构和含义的。色彩和它的组构可能也可以任何东西。但是色彩本身不是最终的目的。目的是组构色彩直到一个很具体的视觉体验被创造出来。

达到这个目的可以通过观察和学习色彩的基本构成。这些基本法则对写实绘画和抽象绘画二者来说都是适用的。正如我们期望在一幅写实主义者的画作中透过画的表面看到里面的图像，在抽象绘画中也是一样的。但是由于没有直接体现自然中的事物，我们在抽象绘画中所能看到的就是色彩的组合。只有当这个色彩的组合创造出了一种有含义的空间感，它才能和墙壁的平面性区分开来。

最主要的是要意识到在一幅抽象画作中，画的表面和它所暗示的空间体验是密不可分的。蒙德里安就是最完美的例子，画的表面张力给了作品一种瞬间感，而视觉空间的深度又给了它永恒感。我们应该看蒙德里安，而不是他的追随者，当然要看的是真实的画作而不是复制品。对我而言这是所有绘画艺术的核心。从维拉斯开兹，塞尚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这些。这些是从很长的传统中挑出的最贴切的例子。

我个人所做出的贡献是很难也无需被评判的，但是如果没有其他人，我的作品会看起来很不同。这是一个形式主义者思考艺术的方式。形式主义是一种思考方式，它认为视觉上的结构承载着图像，并且解释了图像。这是理性的思维模式，但是同时企盼着情感和非理性因素介入。塞尚既是理性的又是感性的，蒙德里安也是。这种方法可以让我们运用情感而又不成为它的牺牲品。色彩是非常感性的，但是它需要被组织起来，否则它就是浪漫的，多愁善感的，更糟的是仅仅是装饰的。组织过的色彩，它可以触摸到我们灵魂中最好的情感。这些可能听起来有点像道德家说的话，但是在某一程度上它就是这样的。和谐和宁静相对于自私和嫉妒来说是更好的情感。

三十多年来，我的作品一直处于进化中。我早期的作品没有那么清楚，没有那么原创，没有那么多的自我认知，没有那么自由。通过了解我自己以及我工作和思考的方式，现在的作品透露出人生经历的增加和成熟。我希望我的画是不能被语言所解释的。

最终，我希望我的作品能让观者体验到一种瞬间感，即刻感，当前感。当他站在这个作品前的时候，会体验到那一刻，那确实确实存在的一刻和与之相伴的情感。这是美学的一刻，也是存在的意义会被重新审视的一刻。这一刻，没有了孰高孰低，孰大孰小，是永恒的一刻。